

梅园位于安阳市西龙泉镇的一座小山上,园内
有素白洁净的玉蝶梅,有花如碧玉的绿萼梅,有红
颜淡妆的宫粉梅,有胭脂滴滴的朱砂梅,有浓艳如
染的墨梅,也有枝干盘曲的游龙梅,简直数不胜数
。不由得我想起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五绝《梅花》
诗:“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
暗香来。”

腊梅又名雪梅、黄梅,花于叶前,故又名干枝
梅。带蜡质,具芳香,花期于12月至翌年2月,是我
国传统名花之一。《礼记》上说:“蜡也者,索也。岁
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饘之也。”古代十二月的一
种祭祀就叫“蜡”。因当时岁暮为举行大祭祀之月,
故农历十二月就叫蜡月。而腊梅开于蜡月,故此得
名。“蜡”字系周代所用,秦代改用“腊”字。

其实,腊梅与梅花本不属于同科植物,在植物
分类学上,腊梅属腊梅科,落叶灌木,而梅花则是
蔷薇科。不过这是植物学和生态学家的事,文学家
、画家看中的是它们相继在寒冬腊月或早春时节
开花,而且花形、花香相近似,所以常常作为同种
歌咏、绘画。与兰、竹、菊并称为“四君子”,又与
松、竹并称“岁寒三友”。

尚未踏进梅园,我们就感觉到阵阵香气从空中
氤氲蔓延而来。进入园内,只见一株株腊梅树上
朵朵金黄色的小花在浅褐色的枯枝上迎风绽放。
无须绿叶帮衬,也不用别样呵护。透明而又含蓄
的花

朵,含情脉脉;娇小而精致的花瓣,薄如蝉翼,组
成了一个“小铃铛”挂在枝头。微风吹过,“小铃
铛”摇曳出缕缕幽香,散向空中,弥漫大地,给寒冷
的冬天带来丝丝春意。

端详眼前看似娇嫩的腊梅,想她那铮铮傲骨,
不惧朔风凛冽,不惧冰雪刺骨,不惧偏见和仇视,悉

散文

风雪腊梅

陶涛

心孕育花蕾,乘万物休眠之时绽放英姿,谁能说
这不是一种伟大的豪放!一阵阵清香扑鼻而来,想
她那看似娇小的花朵,不但顽强抵挡着寒风的摇
撼,严霜的包裹,飞雪的侵袭,还散发如此浓郁之
清香,更让人不可思议。仔细嗅来,这种香气清逸
优雅,别具神韵,细若游丝,簌簌飘落,有摄人心
魄之力,而无娇嗔妩媚之嫌,使崇敬者尽情品评
饱餐,更有谁人不醉?

我们来梅园之时稍晚,一部分腊梅已经凋落
了。南宋大诗人陆游的《卜算子·咏梅》词句悄然
浮现脑海:“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

尘,只有香如故。”诗人词中的梅花,品高洁,节操
凝重,标格高雅,神形俱清,即使化为泥土,仍然芬
芳不改,香气永存。短短数行,作者既写景又抒情,
使我们浮想到一位怀才不遇饱学之士内心的寂寞,
和他那不畏挫折永葆气节的情操。

梅花的傲物之美、坚贞不屈、孤清之节、淡泊之
志,历来为世人所推崇。元代书画家王冕在《墨梅》
诗中写道:“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在揭示梅花不向世俗献媚、纯洁操守之同时,又揭示
出梅花淡泊名利的博大胸襟,独善其身的高尚品格,
抒发了诗人乐观的心态、对理想的追求和人生价值
的体现。梅花敢为先锋,朴实无华;傲雪斗霜,坚
韧不拔;枝干苍劲,花形文静;婀娜多姿,疏影横
斜;神清骨爽,娟静优雅;冰肌玉骨,独步早春。她
追求的是“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
漫时,她在丛中笑”的境界,因此被誉为品格、志趣
、气节、情操的象征,深受人们的爱戴与崇敬,陶冶
了一代又一代学人的品性。

梅具四德,初生为元,开花为亨,结子为利,成
熟为贞;梅花五瓣,象征五福:快乐、幸福、长寿、
顺利、和平;梅有风骨,人有傲骨;梅有清香,人有
品质;梅有淡雅,人有廉洁;梅有风姿,人有精神。
追忆古往今来的诸多名人,像比干、周文王、孔子
、屈原、李白、杜甫、鲁迅等,他们一定是受到过
梅的启示吧!

郑州地理 祭城路

杨慧丽 王瑞明

祭城路位于郑东新区东北部。它西起商务
内环路,东至外环东路,全长9500米,宽50米。它
的得名与老地名祭城有关。

祭城原来是一个镇,原归金水区管辖。随着
郑东新区的快速发展,已被规划到郑东新区的范
围内,村民变市民,成为郑东新区祭城街道办事处
。郑东新区地名专项规划中,在街道办事处
的北侧修建一条大路,为体现历史文化,借用老地名
“祭伯城”,名为祭伯路。2005年8月1日,报郑
州市地名管理办公室。同年12月28日,经市地名
管理办公室批准正式命名为祭城路。

关于“祭”字《辞海》一书中解释,祭是用作
“祭祀”如祭天、祭祖、公祭。经实地走访,当地
村民把“祭”念成“炸”,这是怎么回事呢?经有关
专家解释:作为郑东新区地名“祭城”的“祭”应
读作zhai(寨)音,而郑州方言中把“祭”读成zha
(炸)音与“寨”音念“串”的缘故,一直沿袭至今。

祭城镇是个历史悠久的古城镇,据《郑东新
区词典》一书中介绍,西周时期,周公的第五子
名叫祭伯,他被朝廷封侯之后,在管城东北15
华里处建祭城,史称祭伯城,开始大兴商业,开
垦土地,鼓励农耕,使得这里很快就呈现一派
繁荣景象,吸引了许多外地客商纷纷来此经商,
很快成为店铺林立、生意兴旺、远近闻名的一个
商贸集散地。

祭城也被称作“祭邑”,关于这个名字的来
历,根据史籍中记载,在春秋时期,是郑国封仲
之邑。祭仲是一个,他原是郑国的“封人”,在郑
国的东北边疆祭地(今河南省长垣县),为郑国守
卫边疆,后来,祭仲成为郑庄公的宠臣,做了郑
国的上卿,执掌朝政,权势显赫,并历经郑庄公、
郑厉公、郑昭公以及子婴等几位君主,深得信任
和厚爱。公元前682年,也就是郑国子婴十二年,
祭仲去世,以其原来守卫之地名祭,封于郑国东
部的祭伯城,并命名其地为“祭邑”,所以,“祭邑”
是祭城的另一个名字。另因为祭是诸侯所在之
处,封地的名称不敢变动,所以还叫“祭”,俗称
“祭城”,也就是现今的祭城街道办事处一带。

另据《郑县志》中还有一些关于祭城的记
载,从清宣统二年起,祭城就有了区一级政府
的建制。在岁月的沧桑中,祭城还曾多次改名,
1984年的春天,当时的郑州市郊区人民政
府取消人民公社建制,在这里建立了祭城人民政
府。1987年,郑州市进行行政区划,当时的祭
城乡被划归金水区。1996年,祭城撤乡建
镇,因祭城镇所处地理位置,今天已划归郑东新
区。

绿城杂俎 想起当年吃榆皮

想起当年吃榆皮

连德林

榆树,为郑州地区农村的传统树种,其
干高大粗壮,木质坚实,耐腐蚀,适应性强,
是过去建草房和瓦房做梁的上等材料。榆
叶和榆钱(种子)为农家树头菜。特别是榆
叶,吃法很简便,做汤面条时随时采一把嫩
叶放在锅里,绿叶配上白面条,不但好看,吃
着又滑溜,春夏两季均可食用。秋天落下
的老叶还可以做饲料。所以民谣有“家里多
把榆树栽,随时采摘可当菜”之说。

农村人种榆树的信条是:“不怕榆树种
得多,到了荒年顶饥饿”,这可能是人们对
多种榆树的目的和期待。我印象最深的是
1942年河南大灾之年,仅南郊十八里河村
外出逃荒要饭的有59户,被饿死的91人。
有的全家被饿死,任家大院一天之内就抬
出五具尸体,卖掉儿女的有17人。饥饿惨
景,不堪回首,当时有榆树的人家却免遭一
劫。

饥馑当头,村内凡是有对扶柩的榆树全
被剥皮食用。榆皮的吃法是:先剥掉外边
的老皮,主要

集体创作 傅抱石

新书架

“从学者到电视人,从公共知识分子到散
文作者,他打通了从方寸书斋到大千世界的
通路。既做节目又出书,不辞劳苦地穿梭于
各种会议讲座,整个2009年,即将步入不
惑之年的梁文道以不输于精壮少年的旺盛
精力游走于公众的视野之内,成为这一年最
为炙手可热的公共知识分子,并战胜了白岩
松、郎咸平、叶檀等人,被广州某个一向以
新锐著称的媒体授予“年度知识分子”的称
号。

《梁文道:我读》

朱琳

《梁文道:我读》在沸腾的舆论声中华丽亮
相,一时之间,洛阳纸贵。揭开《梁文道:我
读》的神秘面纱,它是爱书人的读书集子,是
文化者的荐书单,是书香森林里的神游地图;
它提供了一个万象皆涉的畅谈空间,涵盖文
学、历史、哲学、科学、经济等诸多领域,
雅俗共赏;



春雨 赵文江

游恒山,正逢北雁南飞之深秋。先是在应
县观瞻古木塔,后到恒山脚下游览悬空寺。
建于辽代的木塔,藻井雕绘举世无双,
经风雨,沐战火,距今1800余年,仍岿然挺
立。始建于北魏后期的悬空寺,靠西面东,
俨若玲珑剔透的木雕悬于巨大的绝壁悬崖
上。下仅立木支撑,上却栈道飞架,构思布
局精妙,险奇俊巧令人叹为观止。两处建
筑之精美绝伦,似有先声夺人之感,紧紧抓
住人们的好奇心去恒山寻幽探胜。

北岳恒山,原名常山,其脉祖于阴山,莽
莽苍苍,横跨塞外,东连太行,西跨雁门,南
障二晋,北瞰云代。东西绵延500里,横跨
晋冀两省,逶迤今山西朔州、应县、浑源等
8县,是海河支流桑干河和漳沱河的分水岭。
天峰岭与翠屏峰,海拔2000余米,是恒山主
峰的东西两峰,两厢相望,断崖绿带,层次分
明,恍若仙境。史称“人天北柱”,“绝塞名
山”。倒马关、紫荆关、雁门关、宁武关、
居庸关、紫荆关、雁门关、宁武关、居庸关
为险隘,是塞外高原通向冀中平原之咽喉要
冲,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

恒山人杰地灵,自然景观人文传说相得益彰。
相传4000多年前,舜帝巡狩四方,见此山
气势磅礴,遂封北岳为万山宗主。大禹治水
时有“河之北属恒

山”的记载。八仙之一的张果老,隐居恒山
修行多年,终成仙道,从果老岭倒骑毛驴升
天而去。半山腰的甜苦泉,相隔一米,味道迥
异。甜泉深仅数尺,却取之不竭,可供万人之
饮。为此,唐玄宗李隆基曾赐匾甜井为“龙
泉观”,而苦泉却味极咸涩,入口难以下咽。
两井在无声中昭示着人生祸福参半、清修
甘苦并行的道理。

千百年来,由于地质环境的变化和人为
因素的影响,恒山十八景多已湮灭,只能在
古书里意会其貌。但当我站在恒山之巅,循
着漫天雁鸣和遍山红叶向北眺望,“危峰
过雁来秋色,万里黄沙散夕阳”的意境霎
时奔来眼底。遥想当年,边关要塞,古城烽
烟,短兵相接。春秋时的代国,战国时的燕、
赵,两汉时的匈奴,东晋时的慕容氏,北魏
时的拓跋氏,无不凭恒山而争天下;煌煌大
宋,辽金小国概莫能外;元扫天下,清统江
山,亦是凭借恒山为主体的长城沿线天险。
许多帝王,名将都在此排兵布阵,策马挥
戈。这是恒山独有的最引以为自豪的战争
史诗。至今一些关隘、城堡、烽火台等古
代战场遗迹尚在,教人凭吊之时,心生无限
感慨:气势壮观、风景如画的恒山经历了多
少腥风血雨,战火硝烟!

千载恒山唯此山 王琳宝



东岸摊贩 张菊英

它语言通俗,道理却不浅显,用最自然
简利的方式引导读者触碰到各种书籍的
精髓,进入一个又一个迥异又奇妙的书
中世界。梁文道说书中,又不局限于书,
他善于把话题从一本书扩展开来,指点江
山,激扬文字,侃侃而谈人生百态、世
间万象和时代思潮。文如其人,他的文字
也是集传媒人的犀利与文人的儒雅于一
身,兼有智慧和道义感。

袁坤说,必要的时候,我就是走不开也得
回去。不过看现在的情形,还不至于束手无
策走投无路。对了,我跟王市长交流过了。

他怎么说?温朴急切地问。袁坤道,我跟
他说,有过去城市建设配套费那一说,这次
的城市增容扩建设费不论怎么开,都是一
件伤害市局两家感情的事,这种钱里没
有合作友谊,更谈不上人情味,纯属斩草
除根、一锤子买卖的事,往后彼此来往
的空间也就没多大了,因为温局长和我
没办法向部里交代。接着我给他出了一个
双赢的主意,就是把城市增容扩建设费这
一说法隐去不提,换成投资项目合作,我
说王市长不是想在开发区搞电子元件开
发吗?咱们就合作这个项,我们总局投资
一个亿控股,董事长由总局方面出任,择
日双方先签一份意向合作书。

温朴在第一时间里把消息传给了袁坤。
袁坤说,我总算是松了一口气,这个家
你算是看好了温局长。温朴说,我这是
在给你看家护院呢。袁坤笑道,话是这
么说,事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我不在
东,这里里外外前后的麻烦,都是你一
双脚踏开的,我不过就是在电话里动动
嘴皮子。

温朴停了一下,因为他感觉到心里忽地
给一股不知打哪来的热气吹了一下,浑
身上下一阵阵暖烘烘。患难与共,同舟
共济,他在困难中体会到了勇者的情
怀,咽口唾沫,没你的计谋,我就是断
腿,也不管用啊老兄。

袁坤也停了停,然后说,万事开头
难,踢打开了,往后的路也就好走了。
温朴说,哎我说了,过几天签意向
合作书,到时你必须回来,你是总局的
当家人,我这三管家,可是没有法人代
表资格。

袁坤说,意向合作书不是正式合同
书,咱俩谁签都一样,这个过后再说,
我现在想跟你讲的是,你马上进京向
部领导汇报结果。袁坤说,好好好,我
这就开始写报告。袁局长,那就先
说到这儿,等我到部里汇报回来再跟
你汇报。

袁坤说,你跟我汇报个狗屁!代理
对常务,半斤照五两的事儿,半斤跟
五两说事,那叫碰头和通气!温朴
说,那你要注意身体,别动不动就
玩命喝酒,东北那一大摊子,可就指
着你老兄了。

袁坤说,放心吧老弟,人在阵
地,轻伤重伤我都不下火线。袁坤
说,结束了与温朴的通话,袁坤
点着一支烟,抽了几口,然后连
线王庆河。

王庆河情绪不错,一上来就
笑嘻嘻地问,老兄你不会
是听到喜讯了,就坐火箭
窜回来了吧?

温朴意识到做秘书时接触的袁
坤,跟这会儿自己以常务副局长身
份与其同台合作的袁坤是有差距
的,袁坤的粗中有细,细中夹粗的

连载

张才明的目光紧张了一下:
“你……是什么意思?”票儿漫不经心地搓着
手指,别过头去,淡淡地说道:“爹啊,我
就直说了吧,你还是自己想一个法
子解决了吧。”

张才明愤得脸都涨紫了,他
跳起来骂道:“票儿啊,你这个
王八蛋,你如今翅膀硬了,就想
逼我自杀,你做梦呢?我不死!我
不想死!我凭什么要死?”

票儿不再说话,端起一碗酒
来,低头干干地喝着,菜也不吃。
任张才明乱骂,似乎充耳不闻。
张才明大骂了一阵,大概骂累了,
起身对几个太保与保镖说:“咱们
走!”

张才明气呼呼地走出了聚义堂。
岳成久走过来,愣愣地看着票
儿:“当家的,老当家的不想死,
这怎么办?”

有人说:“当家的,杀了他算
了。省事!”

票儿眼睛一瞪:“你们说的
都是屁话!他是我爹呢。”他仰
脖喝净了一碗酒,一甩手,酒碗
就直直地飞了出去,撞在墙上,
碎了。他抹了抹嘴,对站在身
旁的董凤池说:“凤池啊,你
现在就在带几个人下山,到保
定城里,敲开各家布店的门,
买白布。有多少咱们要多少。
全都运上来,明天一早,全
山寨披麻戴孝。”

董凤池答应一声,就走了。
票儿扫了一眼各张餐桌上的
土匪头目们,他们都吓得大气
儿不敢出了。票儿高声说道:
“诸位,这满桌子的酒菜,你
们先别吃了。刚才的事儿,你
们都看明白了,下来的事儿
呢,也就不用人教了,你们都
见过哭丧的各自?你们现在
就出去,招呼你们各自手下的
弟兄,排上队到我爹的门口
哭去,哭丧!不许停下来。哭
不动了,就换着班儿哭!哭
饿了,就回来喝酒吃肉!你
们放心,酒,有的;肉,有的;
是!肉,有的!是!这聚义堂
里,我给弟兄们摆上三天流水席!”

聚义堂里一阵板凳乱响,土
匪头目们就起身匆匆走了。
票儿又对岳成久说道:“岳
师爷啊,你现在就带人去我
爹的门口,给他打幡吊孝。再
有几个会木匠的弟兄,打一
口棺材来。”岳成久答应一
声,转身去了。这天夜里,火
马山寨到处都是白灯笼和松
油火把,亮如白昼。张才明
的房门前,跪倒了一片土
匪。他们扯着嗓子干干地
嚎着,追

没用。你们都出去吧,若是
跟着票儿,就跟他。这个人
还是能干出些事情来的。若
是不愿意跟着他,就下山各
奔东西吧。我知道票儿的脾
性,他现在只是恨死了我,他
绝不会伤害你们的。去吧
吧,去吧,去吧……唉!”
张才明老泪纵横,就埋下头
去了。几个太保和保镖相互
看看,杨儿,排上队到我爹
的门口哭去,哭丧!不许停
下来。哭不动了,就换着班
儿哭!哭饿了,就回来喝酒
吃肉!你们放心,酒,有的;
肉,有的;是!这聚义堂里,
我给弟兄们摆上三天流水席!”

岳成久倚在张才明的门外,
细细听了一会儿,直听到没
了动静,就推门进去看了。
张才明果然死了。岳成久便
让把张才明放下来,停在了
楼上,就赶紧去报告了票
儿。票儿赶过来看了,扑通
跪下,泪水夺眶而出,他仰
起头,哀哀地叹了口气:“苍
天在上,谁之过呢?”

他们扯着嗓子干干地嚎着,追